

內 容

木刻插圖十二幅	新波先生作
豐收	七
火	九七
電網外	一四五
夜哨綫	一九九
楊七公公過年	二四一
鄉導	二九五
後記	三二三

序言

作者寫出創作來，對於其中的事情，雖然不必親歷過，最好是經歷過。詰難者問：那麼，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，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？答曰：不然。我所謂經歷，是所遇，所見，所聞，並不一定是所作，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。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，歸根結蒂，還是不能憑空創造。描神畫鬼，毫無對證，本可以專靠了神思，所謂『天馬行空』似的揮寫了，然而他們寫出來的，也不過是三隻眼，長頸子，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，增加了眼睛一隻，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。這算什麼本領，這算什麼創造？

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，實際上的不同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。這世界中人，曾經蔑，憎惡，壓迫，恐怖，殺戮別一世界中人，然而他不知道，因此他也寫不出，于是他自稱『第三種人』，他『爲藝術而藝術』，他即使寫了出來，也不過是三隻眼，長頸子而已。『再亮些？』不要騙人罷！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？

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，許多學者們這麼說。對啦，也許是永久的罷。但我自己，却與其看薄凱契阿，雨果的書，寧可看契訶夫，高爾基的書，因爲牠更新，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。中國確也還盛行着『三國志演義』和『水滸傳』，但這是爲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。『儒林外史』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，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，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，也不偉大了。偉大也要有人懂。

這裏的六個短篇，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，而現在却是極平常的事情，因爲極平常，所以和我們更密切，更有大關係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，但他的經歷，却抵得太平天下的

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，在轉輾的生活中，要他『爲藝術而藝術』是辦不到的。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，一點用不着誰來發愁。

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麼？不是的，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。『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？』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，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却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。『第三種人』教訓過我們，希臘神話裏說什麼惡鬼有一張牀，捉了人去，給睡在這牀上，短了，就拉長他，太長，便把他截短。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牀，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。現在這張牀真的擺出來了，不料却只有『第三種人』睡得不長不短，剛剛合式。仰面睡天，掉在自己的眼睛裏，天下真會有這等事。

但我們却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，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。不但爲一大羣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，當『電網外』在『文學新地』上以『王伯伯』的題目發表後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。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，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覆：文學

是戰鬪的！

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更多，更好的作品的時候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，魯迅記于上海。

豐收·四

自序

經過很多朋友的鼓勵我終於厚顏的將這本不成器的小東西付印了。

我很能知道自家的缺點：這本小東西裏面太缺少藝術成分，技巧大半都不太高明。對於人物的把握，故事的穿插，往往顯得笨拙。有些地方敘述得太多，描寫得太少。

……

這裏面，祇有火樣的熱情，血和淚的現實的堆砌。毛脚毛手。有時候，作者簡直像欲親自跳到作品裏去和人家打架似的！……

然而，這東西雖不成器，我却並不氣餒。或者還正因為經過了一個這樣的創作過程，才能使我更加努力的向文學前程邁進！我還年青得很。我能夠虛心的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評，我能夠刻苦的，辛勤的，不斷的學習。在前進的批評家，朋友，和老作家們的諄諄誨導之下，在自己的刻苦的，辛勤的努力之中，我相信我不久的將來，總能有一點兒像樣的東西出現。

不，不掉我的原有的熱情，加強我的技術的修養和生活的體驗，便是我印這本小東西的主要動機。

那麼，這就算是我創作上的某一段過程的結束吧。我在這裏期待着讀者們的嚴厲的批評！

豐
收

時間是快要到清明節了。天，下着雨，陰沉沉的沒有一點晴和的徵兆。

雲普叔坐在「曹氏家祠」的大門口，還穿着過冬天的那件破舊棉袍；身子微微顫動，像是耐不住這襲人的寒氣。他抬頭望了一望天，嘴邊不知道念了幾句什麼話，又低了下去。鬍鬚上倒懸着一綫一綫的涎沫，迎風飄動，剛剛用手抹去，隨即又流出了幾綫來。

「難道再要和去年一樣嗎？我的天哪！」

他低聲的說了這麼一句，便回頭反望着坐在戲台下的妻子，很遲疑的說着：

「秋兒的娘呀！『驚蟄一過，棉褲脫落！』現在快清明了，還脫不下袍兒。這，莫非是

又要和去年一樣嗎？」

雲普嬌沒有回答，在忙着給懷中的四喜兒餵奶。

天氣也真太使人着急了，立春後一連下了三十多天雨沒有停住過，人們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。往常都是這樣：春分奇冷，一定又是一個大水年歲。

「天啦！要又是一樣……」

雲普叔又掉頭望着天，將手中的一根旱煙管，不住的在石階級上磕動。

「該不會吧！」

雲普嬌歇了半天功夫，隨便的說着，臉還是朝着懷中的孩子。

「怎麼不會呢？春分過了，還有這樣的寒冷！庚午年，甲子年，丙寅年的春天，不都是有這樣冷嗎？況且，今年的天老爺是要大收人的！」

雲普叔反對妻子的那種隨便的答復，好像今年的命運，已經早在這兒卜定了一

般。關帝爺爺的靈籤上會明白的說過了：今年的人，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！

烙印在雲普叔腦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，湊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。他記得：甲子年他吃過野菜拌山芋，一天祇能撈到一頓。乙丑年剛剛好一點，丙寅年又喊吃樹根。庚午辛未年他還年少，好像並不十分痛苦。祇有去年，我的天呀！雲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！

去年，雲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，今年就祇剩了六個：除了雲普嬸外，大兒子立秋二十歲，這是雲普叔的左右手！二兒子少普十四歲，也已經開始在田裏和雲普叔幫忙。女兒英英十歲，她能跟着媽媽打筭筭。最小的一個便是四喜兒，還在吃奶。雲普爺爺和一個六歲的虎兒，是去年八月吃觀音粉（註一）吃死的。

這樣一個熱鬧的家庭中，吃呆飯的人一個也沒有，誰不說雲普叔會發財呢？是的，

雲普叔原是應該發財的人，就因為運氣不好了，連年的兵災水旱，才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來。不然，他也不會那麼示弱於人哩！

去年，這可怕的一年！雲普叔自己也如同過着夢境一樣。爲了連年的兵災水旱，他不得不拼命的加種了何八爺七畝田，希圖有個轉運。自己家裏有人手，多種一畝田，就多一畝田的好處；除納去何八爺的租穀以外，多少總還有幾粒好撈的。能吃一兩年飽飯，還怕弄不發財嗎？主意打定後，雲普叔就賣掉了自己僅有的一所屋子，來租何八爺的田種。

二月裏，雲普叔全家搬進到這祠堂裏來了，替祖宗打掃靈牌，春秋二祭還有一串錢的賞格。自家的屋子，也是由何八爺承受的。七畝田的租穀仍照舊規，三七開，雲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，便算很不錯的。

起先，真使雲普叔歡喜。雖然和兒子費了很多力氣，然而禾苗很好，雨水也極調和，

祇要照拂得法，收穫下來，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。

看看地，禾苗都發了根，漲了苞，很快的便標綫了（註二），再刮二三日老南風，就可以看到黃金色的穀子擺在眼前。雲普叔真是歡喜啊！這不是他日夜辛勞的代價嗎？

他幾乎歡喜得發跳起來，就在他將要發跳的第二天哩！天老爺忽然翻了臉。蛋大的雨點由西南方向這壟上撲來，祇有半天功夫，池塘裏的水都起澎湃。雲普叔立刻就感受有些不安似的，恐怕這好好的稻花，都要被雨點打落，而影響到收成的不豐。午後，雨漸漸地住停了，雲普叔的心中，像放落一副千斤擔子般的輕快。

半晚上，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，四面的鑼聲，像雷一般的轟着，人聲一片一片的喧嚷奔馳，風刮得呼呼地叫吼。雲普叔知道又是外面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變，急急忙忙的叫起了立秋兒，由黑暗中向着鑼聲的響處飛跑。

路上，雲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，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齊暴漲了三丈多，曹家壠四圍

的堤口，都危險得厲害，鑼聲是喊動大家去擋堤的。

雲普叔吃了一驚，黑夜裏陡漲幾丈水，是四五十年來少見的怪事。他慌了，張，鑼聲越響越厲害，他的脚步也越加龐亂了。天黑路滑，跌倒了又爬起來。最後是立秋扶住他跑的，還不到三步，就聽到一聲天崩地裂的響震，雲普叔的脚像彈棉花絮一般戰動起來。很快的，如萬馬奔馳般的浪濤向他們撲來了。立秋急急地背起雲普叔返身就逃。剛才回奔到自己的頭門口，水已經流到了塔下。

新渡口的堤潰開了三十幾丈寬一個角，曹家壟滿院子的黃金都化成了水。

於是雲普叔發了瘋。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，一家生命的泉源，都在這一剎那間被水冲毀得乾乾淨淨了。他終天的狂呼着：

「天哪！我粒粒的黃金都化成了水！」

現在，雲普叔又見到了這樣希奇的徵兆，他怎麼不心急呢？去年五月到現在，他還

沒有吃飽過一頓乾飯。六月初水就退了，壟上的饑民想聯合出門去討米，剛剛走到甯鄉就被認作了亂黨趕出境來，以後就半步大門都不許出。縣城裏據說領了三萬洋錢的賑款，鄉下沒有看見發下一顆米花兒。何八爺從省裏販了七十石大豆子回蘆濟急，雲普叔祇借到五斗，價錢是六塊三，月息四分五。一家有八口人，後來連青草都吃光了，實在不能再挨下去，才跪在何八爺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。八月裏華家堤掘出了響音粉，龍上的人都爭先恐後的跑去挖來吃，雲普叔帶着立秋挖了兩三石回來，吃不到兩天，雲普爺爺升天了，臨走還帶去了一個六歲的虎兒。

後來壟上的饑民都走到死亡線上了，才由何八爺代替饑民向縣太爺擔保不會變亂黨，再三的求了幾張護照，分途逃出境來。雲普叔一家被送到一個熱鬧的城裏，過了四個月的饑民生活，年底才回家來。這都是去年啦！又有誰能知道呢？

這時候，壟上的人都靠着臨時編些鮮笠過活，下山，一天每人能編十隻鮮笠，就可

以撈到兩頓稀飯錢。雲普叔和立秋割篾，少普、雲善、嬌和英英日夜不停的趕着編。編呀，盡量的編呀！不編有什麼辦法呢？祇要是有命挨到秋收。

春雨一連下了三十多天，天氣又寒冷得這麼厲害，滿壟上的人，都懷着一種同樣恐怖的心境。

『天啦！今年難道又要和去年一樣嗎？』

註一：觀音粉，是一種白質的細泥土。

註二：橋線是稻的穗子從禾苞中長出來。

二

天畢竟是晴和了，人們從蛰伏着三十多天的陰鬱底屋子裏爬出來。菜青色的臉膛，都掛上了欣歡的微笑。孩子們一件一件的跑來跑去，赤着腳在太陽底下踏着軟泥兒耍子。

水全是那樣滿滿地，無論池塘裏，田中或是湖上。遍地都長滿了嫩草，沒有晒乾的兩點掛在草葉上，像一顆一顆的小銀珠。楊柳發芽了，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，這韻上，是一切都有了新新開展的氣象。

人們立時開始喧嚷着，活躍着。展眼望去田畦上時常有赤腳來往的人羣，徘徊觀望；三個五個一夥的，指指池塘又查查塊口，談這談那，都準備着，計劃着，應該如何動手做他們在這個時節裏的功夫。

竿笠的銷路突然的阻塞了，爲了到處都天晴。男子們白天不能在家裏割蔑，婦人和孩子的工作，也無形中鬆散下來，生活的緊箍咒，隨即把這整個的農村牢牢地套住。